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遗产

〔法〕莫柏桑 (Guy de Maupassant)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遗产

〔法〕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利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产 / [法] 莫泊桑著; 耿济之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5992-7

I. ①遗… II. ①莫… ②耿…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4554 号

遗 产

著 者 / [法]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译 者 / 耿济之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 × 900 1/16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7.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992-7 / I · 1274
定 价 / 52.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法」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著 耿濟之 譯

遺 產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二)

雖然還不到十點鐘，可是那些官員們已經川流不息地走進海軍部的大門裏來匆匆忙忙從巴黎各處湊在一起，因為新年快到，是部員們得獎並且特別勤勞的時候了。匆遽的腳聲充滿在亂似迷宮的巨屋裏，屋裏一條看不見盡頭的廊子，帶着無數通到各科裏的門。

每人走到自己科裏去，和先來的同事握手，脫去小褂，穿上做事的舊衣裳，便坐在棹傍；一大堆的公事正在棹上等着他。以後就到別科裏去打聽新聞。先打聽的是科長已經來了沒有，他的心緒如何，今天的郵件多不多。

總收文員采扎里，卡塞冷，是前海軍步戰隊的下尉服務到領班收文員的地位，正在一本巨簿上登記剛由郵差送到的信件。對面坐着一個發文員，薩馮老丈，傻頭傻腦的老人，全部裏都知道他夫婦間不睦的情事；他斜軀着身體，歪着眼睛，帶着膽怯書記的一種呆態，正在那裏慢吞吞地

抄寫一個電報。

卡塞冷身材極高，頭髮是灰色而短的，剃着平頭，一面機械似的辦着每天的公事，一面說道：『從圖龍送來三十二封信。這個軍港送來的竟跟其餘四個軍港的信合在一起的差不多。』

以後他就對那個老人發一句每天早晨必發的問題：『唔，薩馮老丈，尊夫人的健康如何？』

他並不中止工作，逕自回答道：『卡塞冷，你很知道這樣的問題對於我太難堪啊。』

收文員哈哈大笑起來，正和每天早晨他取得了同樣不變的回答所笑的一般。

門開了，瑪慈走將進來。他頭髮微黑，極美麗，衣裳穿得非常講究；從外貌和態度上看起來，他覺得自己比所處的地位還高。他戴着一隻巨大的鑽戒，粗練兒，還戴着單眼鏡，——不過爲着漂亮的緣故，因爲做事情的時候還要把眼鏡除下來；他又時常搖動着手，以便顯出自己用美麗的袖扣妝飾着的硬袖來。

『今天公事多麼？』——他站在門旁問起來。

『總是圖龍在那裏使勁。一下子就看出來，新年快到了，所以他們使起勁來了，』——卡塞冷

回答。

在這個當兒別一位部員走進來了。他名叫畢托萊，愛鬧玩笑，說話很尖刁。他笑着問道：『難道我們還不使勁麼？』便看着錶兒，續說道：『十點鐘還缺七分鐘，大家已經都到齊了。瑪慈，你說好不好？我可以打賭：我們那位好名譽的先生萊扎勃立九點鐘已經來了，和我們的大科長同時來。』收文員停住書寫，把鋼筆放在耳後，便倚靠在棹上，說道：『唔，真個的，要是他命運不好，要是他達不到自己的目的，那便決不是勤勞缺少的緣故了。』

『達得到的，卡塞冷老丈，達得到的，你相信罷。』——畢托萊坐在棹邊上面，搖着腿，這樣回答着，——『願意打賭麼？我下二十個佛郎的賭，十年之中他就要做科長了。』

『唔！至於說到我呢，我寧可一世賺兩千四百塊錢，不願意把自己累得像他似的。』——瑪慈一面說，一面在火傍烘暖着腿。轉着煙捲。

畢托萊點着腳跟，轉過身來，用嘲笑的聲音說道：『但是做什麼今天十二月二十號你也在十點鐘以前來到這裏呢？』

瑪慈聳了聳肩，帶着冷淡的樣子說道：『真是！我自然也不願意大家越在我頭前。你要是天沒亮到這兒來，我也可以照辦，自然對於你這樣的勤勞未免覺得可憐罷了。可是要像萊扎勃立那種辦法，叫科長做「尊敬的長官」，六點鐘纔離部，還把公事拿回家去辦，到這種分兒上離得遠遠呢。並且我是在場面上應酬的人，我還有別樣的責任呢。』

卡塞冷停着登簿，坐在那裏凝想着，眼睛往前瞪着。隨後他問道：『你以為他今年又得升職麼？』
『我相信可以得到，——畢托萊喊着，——『一切的機會就爲着這個。爲什麼他要這樣努力呢？』

於是他們開始討論那關於升職和獎賞的老問題——這個問題已經使那巨大的官僚的蜂巢，從下層直到屋頂，足足驚擾了一個月了。

他們秤量着每人的機會，計算着獎金的數目，比較着薪俸預先不滿意將來的不公平他們恢復着天天不變的，沒有完的辯論，引用老是一樣的設想，老是一樣的證據，還說出老是一樣的話來。

一個新官員走進來；他身材小，面色白，露着病容，名叫蒲阿塞里；他的生活彷彿阿歷山大，仲馬的小說裏底英雄一般。一切事情在他的眼睛裏可以取得一種非常事件的性質，每天早晨他總要對自己的同事畢托萊講述頭天晚上的異遇，和在他所住的屋裏所發生底理想上的戲劇，還要講他怎樣聽見街上的喊聲，遂使他在晚上三點二十分鐘的時候還開出窗來看望。他每天總要解開打架的人們止住馬，救婦女的危險；氣力又軟弱，形貌又可憐的他不住地用沈重而自信的聲音傳述自己所做，可以顯出自己的大力來的功績。

他一曉得在部裏講論萊扎勃立，便宣言道：『我還要揭他的皮呢，這個小東西——他祇要敢越過我，我就同他要一耍，讓他失掉再做這件事情的願望！』

『你要是今天還實行威嚇他一下，就算你做得好，——瑪慈訕笑地說，還不住的在那裏抽煙，——我確實知道今年你還留着原職，萊扎勃立要搶在前頭呢。

蒲阿塞里舉起手來：

『我對你發咒，如果……』

門兒開了，一個低身材的少年人，帶着擔心的態度，匆匆忙忙走將進來。他的鬚和海軍軍官或律師所留的一般樣兒，他帶着柱直的高領，說起話來很短捷，彷彿永遠沒有說完應說的話底時間似的。他匆匆忙忙和大家握手，和沒有時候說閒話的人一般，隨後就走到收文員面前。

『親愛的卡塞冷，請你把沙潘魯供給麻屑的那件案子，（圖龍，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交給我。』那個官員立起身來，把一個硬紙夾從頭上面取下來，從那裏把包着藍條的一束公事找出，授給萊扎勃立，便說道：『萊扎勃立先生，就是那個。你知道科長昨天在這裏取去三件公事麼？』

『是的，在我那裏呢。多謝。』

他剛走開，瑪慈就說道：『多漂亮呀！可以發咒，他已經是科長了。』

『忍着罷，忍着罷！他總比我們大家先做。』

卡塞冷忽然不寫。彷彿有一種驅除不開的思想正追逐着他。

『他有很好的前程，這個小孩子！——他說。』

『不錯，要是他祇限於在部裏面做事。對於別人這個却還不很够呢，』——瑪慈用輕蔑的音

調喃喃地說着。

『你大概預備做公使呢，』——畢托萊插嘴說。

瑪慈做着忍耐不住的手勢。

『事情並不講着我。我自己總看不起所有這些事情呢。我不過說，科長的位置在上等社會裏看來並不多大重要啊。』

薩馮老丈在這些時候老是繼續做工。但是他現在把鋼筆浸在墨水瓶裏，很謹慎地在溼海綿上面擦着，却寫不成一個字來。墨汁從筆頭上滑下來，掉在紙上，成爲圓墨點了。可憐的人望着自己的工作，又驚疑，又發愁，却不得不從頭寫去，並且近來已經好幾次是這樣的了，以後他用又輕又發愁的聲音說道：『真是，連墨水都假做起來了！』

在場的人大家報他一陣轟笑的聲音。卡塞冷的肚子震動得全棹都抖索起來；瑪慈偃下身子去，彷彿一下子預備爬進火爐裏去似的；蒲阿塞里笑得流出眼淚來了，雖然他對於一切事情看得悲哀比滑稽甚些。

『不必笑啦。每件公事我總要從新抄寫兩三次，』——薩馮老丈一面說着，一面在自己小掛的邊緣上面擦着鋼筆。

他從紙夾裏抽出一張新紙來，把格子紙放在底下，重又寫起銜頭來：『總長同寅先生』……墨水在這一次却留住了，鋼筆就很明顯地畫出字母來了。老人又斜側着身體，繼續抄寫下去。

其餘的人不住地哈哈笑着，笑得幾乎嘆起氣來。人家差不多有半年工夫對於這個可憐的人鬧着老是同樣的玩笑，他却完全不留意出來；原來人家特地在他那擦筆用的溼海綿上面滴上幾點油；油的筆頭自然留不住墨汁，於是那個發文員竟整點鐘的驚愕着，而且着急着，把筆頭匣和墨水瓶都弄壞了，纔宣言說發到科裏來的文具是一點也沒有用處的。

大家常鬧許多玩笑，折辱薩馮。往煙葉裏撥進火藥，把許多污穢東西倒在水瓶裏，他也竟喝下一兩杯去，還對他說自從自治政府（註一）以來，一大部分人生必需的消耗品爲社會黨人所假造，爲的是毒死政府，而引起革命。

（註一） Commune 卽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成立，同年五月十八日失敗的法國革命政府。

因此他對於無政府黨異常的仇恨；這些黨人他覺得隨處都有，便對於不可預知的陰謀發生一種神秘的恐怖。

廊裏發出一種尖銳的鈴聲。這是大家都熟識的科長託爾施白夫先生狂怒的鈴聲，於是大家都朝着門那面走着，每人都忙着回到自己的股裏去。

卡塞冷重又開始登記，以後仍把筆一扔，手撐着頭，悄想起來。

從好些時候起就有一種思想使他發愁。他是海軍步戰隊裏已退伍的下尉，在色涅格和郭興與地方受了三次傷，所以調進部來，算做特別的恩典；因為在微職上服務太久的緣故受了不少的窮困，沒趣和暴虐；所以他看着官，正式的官，是世上最高尚的一種事情。科長他看來是特別高級的人物，所以他聽見那些官員說到『這個狡猾鬼，他快要升官了』的話，就覺得他們是別一種種類的人。

他對於同事萊扎勃立有一種與崇拜相隣的深厚的尊敬心，和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的一種祕密而固執的希望。

她一下子將要有錢，十分有錢，這是全部中大家都知曉的事情；因為他的姊姊卡塞冷小姐擁有百萬家私，據說是因為愛情而得來的，可是為晚年的敬神心洗刷乾淨了。

這些老處女年輕的時候有些崇拜人，一賺得五十萬佛郎，便不幹這種事了，而在十八年間竟因十分的經濟和生活上最節省的法又積了一倍起來。她同早鰥的兄弟和他的女兒郭拉麗早就住在一起。在家用上她僅祇參加不大的分兒，仍舊一小錢，一小錢的積攢着，並且時常對卡塞冷說：『我的財產將來還是你的女兒得去。不過你要趕快讓她出嫁，因為我願意看孫子呢。讓她給我這種抱自己血統的小孩底快樂罷。』

許多官員都知道這件事情，所以對於未婚夫倒並不短少。聽說連瑪慈這個人，美麗的瑪慈，一科的獅子，還在卡塞冷附近大顯其殷勤呢。但是經歷得很多的下尉希望得一個前程大而且能做長官希望的人作自己的女婿，也可以給自己增添些光采。萊扎勃立正中其選，所以卡塞冷早就在那裏尋找誘引他和自己親近的方法。

他忽然立起身來，搓了搓手。他想到了方法了。

他深知每人的弱點。用虛勞心，職業上的虛榮心去諂媚他，就可以把萊扎勃立捉住。他打算到他面前去請求照顧，彷彿走到貴族議員或下議員那裏去一般，還彷彿走到大人物面前去一般。卡塞冷在五年中間沒有得到升職，以爲今年一定可以得到的了。所以他想假裝着這次的升職完全由於萊扎勃立的關係，便可以請他吃飯，算做答謝的意思。

計劃一想好，他就要着手去實現。他從櫃裏取出自己出外穿的小掛，脫下做事用的便服，把一切已登記好的公事，應該送到萊扎勃立那裏去的，都拿着，就走到一間單獨的辦公室裏去，——長官因爲萊扎勃立十分勤謹，而且他所辦的事情又頗關重要，所以撥給他這間辦公室，是特別看重的意思。

年輕人正在一張巨棹上面寫東西，棹上推滿着打開的卷宗和紛亂的紙張，紙張上用紅和藍的墨水畫着。

他一看見收文員走進來，就用誠懇而顯着恭敬的聲音問道：

『你給我的公事多不多？』